



今日聚焦

委反对党代表自封“临时总统”，特朗普予以“承认”，马杜罗谴责美方支持“政变图谋”

委内瑞拉下“逐客令”，宣布与美国断交

■本报记者 张全

“我们已经受够了干涉主义，我们有尊严！”23日，伴随一声“滚开”，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正式对美国下“逐客令”，切断与华盛顿的外交关系。

当天，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支持委反对党成员、议会主席胡安·瓜伊多为“临时总统”，在马杜罗看来，此举无异于“策动政变”。

美媒分析认为，鉴于马杜罗牢牢控制着委内瑞拉的主要机构，他可能会继续掌权，但这个国家可能会走向一场危险的政治摊牌。

瓜伊多“自诩为王”

23日，瓜伊多在首都的一场支持者集会上，向马杜罗发起迄今最直接的权力挑战。这位“80后”议会主席宣布担任委“临时总统”，承诺领导“过渡政府”并举行自由选举。

瓜伊多话音刚落，身居白宫的特朗普第一时间隔空助阵，承认他的领袖地位并送上“定心丸”：美国将继续通过经济和外交手段向委内瑞拉施压。随后，巴西、哥伦比亚、智利、秘鲁、厄瓜多尔、阿根廷、巴拉圭、加拿大以及美洲国家组织等纷纷追随美国，为瓜伊多“站台”。

快速发展的事态震惊了委当局。马杜罗立即发表讲话驳斥瓜伊多的“自诩为王”，称这是美国领导的推翻合法政权的一部分，宣布与美国断交。在总统府的阳台上，他签署驱逐美国外交官的命令，勒令他们72小时离开该国。

然而，针对马杜罗的断交决定，美国毫不退让，回应其“无权断交”，将通过瓜伊多的政府与委内瑞拉继续保持关系。

目前，让马杜罗心安的是，军队始终跟他站在一起。委内瑞拉国防部长和三军领导人都表示，军队只效忠于最高指挥官马杜罗，不接受“临时总统”瓜伊多，并将挫败一切政变阴谋。委政府也团结在马杜罗周围，当局表示，根据委最高法院裁决，委内瑞拉议会自2016年1月以来一直处于非法状态，因此议会领导人的职务及行为都完全无效。

一些地区国家也向马杜罗伸出援手。墨西哥、玻利维亚、古巴等国发声力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24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呼吁委内瑞拉各方保持理性和冷静，在委宪法框架内通过和平对话方式，为委内瑞拉问题寻求政治解决方案。中方一贯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反对外部干预委内瑞拉事务，希望国际社会共同为此创造有利条件。

反对派“借题发挥”

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徐世澄指出，导致此次事件的原因，从委内瑞拉国内而言，可以视作府院之争升级、执政党和反对派矛盾的一次爆发；从国外而言，则与西方一些拉美地区国家对马杜罗政权的敌视有关，尤其是美国的干涉已从幕后走到台前。

先看国内，2015年底，委内瑞拉反对党联盟取得议会选举胜利。自此，反对派控制的国会与政府的“府院之争”愈演愈烈；2016年反对党联盟发起罢免马杜罗的公投，最后被迫中止；反对党还在2017年初退出与政府的对话，理由是“承诺未得到兑现”。

2017年马杜罗做出的一件事，更是动了反对党的“奶酪”，使其忍无可忍。他成立一个独立机构——制宪大会，当选的545名代表全部为查韦斯—马杜罗派。制宪大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取代反对派控制的国会，发挥立法职能。如此一来，反对派唯一的立法权也被马杜罗



“剥夺”（宪法规定的其余四权，即行政、司法、道德、选举权本已掌握在查韦斯—马杜罗派手中），等于在政治舞台上靠边站。

之后，二者的矛盾随着去年委大选进一步激化。在选举前，反对党联盟向政府提出重新撤换委国家选举委员会高层、取消对部分反对党领导人参选限制等要求，但均未得到满足。反对党联盟遂以“不具备参选的前提条件”为由拒绝参选。最后，在少数反对党参选的情况下，执政党以压倒性优势胜出。于是，反对党联盟指认大选“非法”，涉嫌“舞弊”。美国、欧盟和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同样不承认选举结果。

“反对党选择此时发难显然看准了时机，”徐世澄说。第一，1月10日是马杜罗履新启动第二任期的节点，反对党在第一任期不便发泄的种种积怨，现在可以堂而皇之通过对“执政合法性”的质疑表达出来。第二，委内瑞拉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四大困境也让反对派能够借机造势，最好是设法说服军方、民众、国外势力，一同挤压马杜罗政权。

徐世澄指出，查韦斯执政时期（1999年—2013年），正值国际市场上油价不断上涨，政府通过丰厚的石油收入，推行一系列改善民生的社会计划，如“深入贫民区计划”、“鲁滨逊计划”等，使中下层居民得到实实在在的益处，贫困率和赤贫率一度分别降至27.8%和10.7%。然而好景不长，马杜罗2013年执政以来未能延续发展势头——由于油价急剧下降，拉美政治生态发生“左退右进”的不利局面，再加上政府一些政策失误等原因，委内瑞拉形势每况愈下。截至2018年11月的12个月里，委内瑞拉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30000%。

美奉行“双重标准”

外交困局是牵动委政局生变的另一个“振荡器”。自1999年查韦斯出任委内瑞拉总统后，

委内瑞拉与美国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仅从2017年特朗普就任总统算起，美国已经以“民主和人权”为由，对委进行10轮经济和金融制裁，甚至多次提及军事干预的可能性。

在美国的指挥棒下，欧盟和拉美一些国家（主要是右翼国家）也对马杜罗政府采取敌视态度。欧盟于2017年禁止对委军售，并在去年宣布对7名委内瑞拉高官进行制裁。2017年，南北美洲12个国家在利马发布《利马宣言》，对马杜罗政府进行谴责，组成“利马集团”（后增至14国）。美洲国家组织多次召开会议，企图通过决议，谴责委内瑞拉。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认为，美国一直将拉美视为一家“全资子公司”，其主要职能是服务于美国的经济利益。如一些分析人士所言，尽管2013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宣布“门罗主义已经终结”，但美国从未离开拉美“后院”，相反以更聪明的方式巩固在拉美的影响力，因为他们需要正视自身实力减弱和世界格局变化。

《金融时报》等媒体认为，特朗普的所作所为，还反映他对拉美外交的双重标准——有选择性地介入。他对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等国“操纵选举”和人权问题毫不在意，但偏偏对委内瑞拉吹毛求疵。这是因为美国存在一个基本共识，即一个碎片化、不团结的拉美，更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能确保美国在拉美地区的特殊影响力，故而不断打击、削弱拉美地区的左翼势力。

中国前驻委内瑞拉大使王珍表示，在马杜罗宣布与美国断交、要求美立即撤走驻委外交官的情况下，美国称这是“非法政府做出的非法决定”，绝不撤人，这是国际外交史上罕见的。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美洲研究中心副主任牛海彬表示，委内瑞拉反对党联盟如果在这个时间点不采取行动，恐怕就将在很长时间缺乏行使合法权利的平台，因此迫切地想打断马杜罗的第二任期。外部力量的鼓舞使他们信心

支持者集会

1月23日，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委总统马杜罗的支持者参加群众集会。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3日宣布，委内瑞拉正式与美国断交。

马杜罗当天下午在总统府附近举行的群众集会上表示，由于美国不断策动委国内政变，委内瑞拉政府决定彻底中断与美国的外交和政治关系。

新华社发

倍增——美国和欧洲自不必说，一些拉美国家由于右翼意识形态、执政理念差别等原因也不欢迎马杜罗的执政，委内瑞拉移民大量涌入邻国引发的经济压力，也使他们对马杜罗政府采取强硬态度。

未来局势何去何从

“瓜伊多对马杜罗权威的挑战，增加了未来几天发生暴力冲突和混乱的可能性。”《纽约时报》评论。那么，接下来形势会如何发展？

从委内瑞拉国内看，事态走向主要取决于军方态度。英国广播公司（BBC）分析称，目前，委内瑞拉的将军们可能会支持现政权，但是较低级别的军官和士兵究竟仍效忠于马杜罗，还是会倒戈相向，则充满变数。

牛海彬认为，马杜罗似乎没有太多妥协空间，因为反对派和美国比较坚决。即便政府开展和解对话、甚至“让渡”一部分权力，能否满足反对派要价并不好说，毕竟反对派是否以承认执政合法性为诉求的。

马杜罗如何对待瓜伊多也是个棘手之事。一些马杜罗的支持者希望他下令逮捕瓜伊多和其他反对派领导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美国和国际社会可能会作出反应。

从外部因素看，需观察马杜罗的72小时“最后通牒”发出后，他如何落实这一命令。美国又如何出牌，这会引起新的问题，甚至成为外部干涉的直接导火索。

有消息称，特朗普政府本周将考虑对委内瑞拉实施石油制裁。但英国《卫报》分析称，增加经济制裁可能会加剧委内瑞拉人道主义危机的严重性，军事干预更会带来大规模破坏和平民伤亡，可能使美国深陷委内瑞拉的混乱泥潭。

分析人士指出，委内瑞拉与美国关系不睦已久，此次更是因为美方承认委反对派自封的“临时总统”而与美彻底决裂，两国关系将继续恶化到何种程度难以预测。

新闻人物

胡安·瓜伊多是谁

■本报见习记者 杨璞

对很多人来说，胡安·瓜伊多还是个比较陌生的名字。

就连马杜罗也在电视讲话中调侃道：“很多委内瑞拉人都要问，这个‘瓜伊多’是个什么东西？”

直到23日，瓜伊多宣称出任“临时总统”，这个名字才真正进入国际媒体的视线。

校园政治崭露头角

1983年，瓜伊多出生于瓦尔加斯州首府拉瓜伊拉的一个工人家庭。这是一座贫瘠的港口城市，北临加勒比海，距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仅32公里。瓜伊多是六个孩子中的长子，父母是民航技师和教师，祖父辈曾为国民警卫和海军队列舰艇长。

1999年，瓜伊多的家乡发生一场巨大的山体滑坡，也被称为“瓦尔加斯悲剧”。约3万人因此丧生，所幸瓜伊多和家人们都幸存了下来。

此后，瓜伊多在安德烈斯·贝约天主教学大学攻读工程学，后又获得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大学期间，他在校园政治中崭露头角。2007年，瓜伊多作为学生领袖之一，参加反对查韦斯政府的学生抗议游行，这也是他首次参与政治。

政治经验并不丰富

2009年，瓜伊多与其导师莱奥波尔多·洛佩斯等政治人物共同创立政党“人民意志”，并在2014年成为该党的全国协调人。至此，他的政治生涯正式开启。

2015年底，瓜伊多当选委内瑞拉议会瓦尔加斯州代表委员。担任议员期间，瓜伊多一直致力于调查政府腐败案件，但几乎默默无闻。唯一关于他的报道是在2017年加拉加斯的一场示威运动中，瓜伊多被橡胶子弹打伤颈部。

去年12月，瓜伊多当选委内瑞拉新国民议会主席，成为委内瑞拉最年轻的立法机构主席。上任不到一周，他便指责马杜罗的第二任期为“非法”就职，并表示要将马杜罗赶下台。

不过，马杜罗政府表示，根据最高法院裁决，委内瑞拉议会自2016年1月以来一直处于非法状态，因此议会领导人的职务及行为均完全无效。

和很多委内瑞拉的“80后”一样，瓜伊多喜欢跳热情奔放的萨尔萨舞，还是一个篮球迷。

有观点认为，政治经验不丰富是瓜伊多的一大短板。除反对马杜罗以外，他支持市场经济，允许地区政府财政自治，这些都与中间偏左派人民意志党基本政策相一致。

亲美立场显而易见

还有媒体注意到，自担任议会主席和宣称就任“代总统”以来，瓜伊多借用了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著名竞选口号“对，我们可以”，他的亲美立场也是显而易见。

专家论坛

法德签署《亚琛条约》，能否撑起一片天

■ 姜锋

很少有哪一对国家关系像法国和德国的关系这样在过去百年中经历了戏剧性的起伏变化：从世仇走向和解与合作，而今又要从合作迈向融合。

当法德领导人1月22日在两国边界的欧洲古城亚琛签署新的友好条约时，观察家们形容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协议不仅意味着两国要加强与大国之间常规的合作关系，还展示出它们立志“大胆地往前走”，不仅要合作，还要融合，试图在受“美国优先”激发下国际关系日益走向民族主义的全球大潮中逆势而动，在两国间推行“超国家的”政府构建和社会一体化。马克龙和默克尔希望借此带领欧盟内聚力，抵抗民族主义和民粹力量“对现行制度的进攻”，外御威胁，给欧盟民众撑起安全防护的保护伞。

方向也许是对的，甚至堪称是国与国关系的制度创新，但道路却是曲折的，关键在于心有余，而力不足。

重拾“核心欧洲”套路

可以看到，法德两国走到今天这一步，也是无奈之举，用心良苦。在国际上，欧盟自认为正在遭受传统安全盟主美国遗弃，承受着来自俄罗斯的地缘安全威胁、中国经济的挑战以及域外难民的冲击，外来压力空前。这样的局面迫切需要欧洲团结起来，一致应对。不幸的是

欧洲一体化进程一再受阻，英国“脱欧”更是持续煎熬着欧洲人的信心，各成员国国内也深陷传统政治危机，多数自顾不暇，欧洲整体团结与协同变得越来越艰难。

法国和德国是欧洲共同政治的创始者、领导者、推动者，并受益其中，自然不愿看到欧洲一体化运动失势失败。两国领导人一再试图振兴欧盟，但近年来不仅收效甚微，反而面临着日趋分化分裂的局面。无奈之下，两国重拾“核心欧洲”套路，要统一欧洲先统一德法，以构建两国在政治安全、经济社会、制度组织等多领域的“共同空间”，为欧洲一体化再提供榜样和动力，承担起行动者的领导角色。

欧盟各国喜有忧

还要注意到，欧盟各国对法德的领导意图和作用既有期待又有忌惮。毕竟在多个成员国眼中，法德是盟中老大，很容易店大欺人。德国强力推行各国分摊难民的做法曾使各国愤愤不平，怨德情绪相当普遍。对法国，各国担忧的是源自巴黎的“黄背心”运动正在欧洲蔓延，法国不能度己又何以度人呢。

况且，法德强化自身融合很容易被解读为对欧盟一体化失去信心，是在以行动表达疑欧的政治取向。出席1月22日《亚琛条约》签字仪式的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就在致辞中当众告诫马克龙和默克尔：“作为坚定的欧洲人，

我告诫你们不要怀疑欧洲”。

应是“民众的欧洲”

法德领导需要清醒的是，精英主导的政治构建是需要民众广泛认可和参与的社会构建。隆重签署《亚琛条约》的大厅外是熙熙攘攘的民众，他们有人身着黄背心高举“要公平”、“降房租”的标语，对生活中的遭遇表达不满，也有人打着“马克龙下台”的标语，表达对政治精英不顾社会现实的愤怒。欧盟的缔造者们早就意识到，欧盟不应仅仅是一项“政治工程”，还应该是“民众的欧洲”，“没有民众的合力，再好的理念也一无是处”。

政治阶层的一厢情愿或许是欧盟一体化进程近年来步履维艰的主要原因，这使精英们驾驶的欧洲列车越来越远离民众。默克尔和马克龙应该是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在短暂的签字仪式之后，他们走向民众，与青年学生和市民进行了长时间对话，回答他们的问题。应该说这是接地气的一步，但民众在乎的不仅仅是你如何回答问题，最终在乎的是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考验“文功”的时代

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德法选择在查理曼帝国时期的一个都城亚琛签署两国友好条约，



1月22日，在德国亚琛，德国总理默克尔（右）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出席签约仪式。新华社发

寓意深远，也让人联想到“帝国梦想”。法国和德国恰恰覆盖了往昔那个欧洲帝国的主要空间。查理曼凭借“武功”建立起统一的帝国，主导着欧洲的那段历史。如今已经不再是考验“武功”的时代，至少对欧洲如此，对法德也是如此。这是个考验“文功”的时代。正如马克龙所言，“欧洲不是帝国梦”“欧洲不需要霸主”，这表明法德融合不追求欧洲霸权。

话是这么说，但要让欧洲人相信这一点，还需要具体行动，需要法德实实在在的榜样行

动。默克尔说得具体些：“我们要不断地更好地了解，不仅仅是语言方面，还包括精神方面和组织方面”。《亚琛条约》对此作出了系列安排，除了加强两国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深度机制性协作与融合外，也对两国社会和民众的一体化确定了实质的措施，诸如相互承认中学毕业文凭，设立两国“二元”大学课程等。看得出，法德加大了两国社会制度共建的力度，这应该是通向法德融合和欧洲社会构建的正确选择。（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学者）